

女性球迷对足球的审美需求

The Aesthetic Needs of Female Fans for Football

路云亭
LU Yun - ting

摘 要:女性介入足球的场域后,足球的定义、范畴、本质都面临变更。女性球迷群体在现代足球场域的出现,颠覆了公共空间男女间的传统伦理关系,女性从中获得了带有史前意义的身体自由度。女性球迷并未给足球带来优美性成色,反而激化了足球的竞争强度。现代足球给女性球迷提供了集约式释放荷尔蒙的安全场域,也促使女球迷失去了常态伦理的行为规范。中国的女性球迷的冒进式行为创立了一种男色时代,其中不乏抗拒儒家道德精神特定内涵。足球进入男色时代的动能来自女权主义,女权思想也使得整个足球的意义体系发生质变,足球的道德律急速消解,而其本能性却高速提升。女性球迷改变了足球属于男性话语的既有秩序,足球也因此成为一种新部落时代婚配制度的戏仿性前奏。

关键词:足球美学;男色时代;女性球迷;大型赛事;身体需求

中图分类号:G80 - 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 2808(2020)04 - 0001 - 09

Abstract:The definition, category and essence of football are facing changes after women intervene in the field of football. The emergence of female football fans in modern football field has subverted the traditional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public space, from which the women have gained a prehistoric sense of physical freedom. The female football fans did not bring beauty to football but intensifie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football. Them modern football provides a safe field for female fans to release hormones intensively and also makes them lose the norms of normal ethics. The aggressive behavior of female fans in China has created a male era and there is no lack of resistance to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 of Confucian moral spirit. The motive power of football entering the age of male color comes from feminism and the feminist thought also makes the whole meaning system of football change qualitatively. The moral of football is rapidly dispelled but the doctrine of instinct is rapidly improved. The female football fans have changed the existing order that football which had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male discourse and the football has thus become a parody prelude to the marriage system in the new tribal era.

Key words:Football aesthetics; Male age; Female fans; Major events; Physical needs

男女两性伴随着人类的进化、繁衍、生育的规程而来,民间与非民间的诸多话题都直接或间接地触及两性关系。男女两性是人类进化所致,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还由此生发出诸如性学、伦理学、道德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诸多学科都以两性问题为主干。男女两性有共性,但人们关注更多的则是其

差异性。体育的领域更是赫然存在极为鲜明的两性元素。体育运动大多分为男性项目和女性项目两种形态,体育中的两性关系更可折射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的整体面相。竞技场域内的两性话语不仅是一种显性存在,还是一种延伸性的阐释谜团,它迫使后世之人近乎无休止地探究其衍生、构成与发展之原委。即便在足球的场域,女性的社会角色也早已为现代知识界所关注。女性球迷群体的出现,颠覆了既有公共空间男女间如坚强壁垒般的伦理关系,女性在此场域中获得了带有史前性自由度的生活境遇。

1 知性女球迷从追星族到求爱族的转移

女性介入足球的场域后,足球几乎在瞬间便引发出一场审美革命。问题随即出现,女性球迷的高频度登场给足球带来的究竟是一种何等成色的变化?依照常态的思路而言,女性球迷只能给带来一种柔性化、优雅化与静态化的元素,然而,只要略加观察就会发现,女性球迷进入足球的领地后,并没有为足球带来优美性成色,足球原先的崇高之美也未曾消减。质言之,女性球迷的万般柔情并未将足球改造为一种属于优美美学范畴的崭新的文化品类,女性球迷只能给男性球员带来更为原始化的刺激能量,并在终极的意义上将足球推进到一种更为激烈的凶险之境,足球由此变成了一种充满极限性的竞争场域。女性球迷大多是女权主义的拥趸,然而,即便处于女权主义者强劲干预下的男性也未完全丧失其雄性化、崇高化、冲突化的价值,女性对男性球员乃至对足球本体的干预带有片面性,却无法消解足球本体的进化轨道。

足球场域中的女性与女性视野中的足球都是一种各自域界中的新生事物。仅从宏观的态势看,女性在足球世界中的地位并不以崇高见长,这一点和男性球迷以及以男性为主导的足球竞技场的美学属性大相径庭。即便在男女两性的球迷群体里也存在类似的现象。这里不妨做出一种简单的对比图式。在现代足球的世界里,男性球员的群体影响力要远远大于球迷的群体影响力,但是,女性球迷的群体影响力却未必小于女性球员。如此的现象大约和女子足球的整体影响力微弱有关。同时也应看到现代女性球迷在扮相、才华、知识水准、个体价值、社会地位等层面的作用。两性间诸多的差异在足球的世界里变得模糊而混沌,而要回应这样的问题则需要更为强大的逻辑能量。

足球是身体行为,带有史前性的所有徽号,为

此,围聚在足球周围的球迷堪称一种新型的史前部落。正因如此,包括女性球迷的球迷群体的史前性表征本身就值得关注。只要略加观察便会发现,中国女性球迷中的史前性体现得并不典型,中国女性球迷中的知识女性数量较多,这其中包括人数众多的女作家。高尚的知识女性与史前部落的关系看似遥远,实则相近。章仲锷曾经为中国的女球迷做过释读。“去年中国作协组织中年作家在大连开会,你看把她忙活的,正式的会议往往不见她的踪影,却培养发展了个准球迷、她同屋的天津女作家赵玫。两人跑去采访迟尚斌和万达队,私下里和我说话时,比中了头彩还高兴。后来赵果然写了一篇大连的足球奇遇。小斌写的我没见到,或者她已‘储存’起来,不得而知,她最近似乎又看好沈祥福教练,认为他太不容易,我也有共识。”^[1]中国的女性作家群体中的球迷不乏西西这样来自香港的作家。西西生于上海,后迁居香港,却与足球结下了不解之缘。“香港的西西女士真是一位超级球迷。第一是‘家学渊源’。她的父亲是香港的一位足球裁判,后来又又是足球教练。她从小在足球场边长大,耳濡目染,真正的‘科班出身’。第二是‘如数家珍’。她对于各国球队和各个名牌(及非名牌)球员,十分熟悉,对球队胜负的历史,比赛的风格,球员的脾气秉性,训练的状态,优点和缺陷,都掌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起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2]不难发现,中国的女作家较诸其他国家的同行要更加留意足球,这和新中国的大纵深的妇女解放运动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的女作家对足球的关注也呈现出一种多面相、多视野、多角度的特点。女作家之所以成为令人关注的女球迷,可能有三方面的理由,其一,女作家有著书立说的话语权,拥有让人知晓其球迷身份的广阔渠道。其二,女作家多多少少有点女权思想,或者干脆就是女权主义的主干推手,有相对突出的女性自觉意识。其三,女作家感性化程度高,且有无所畏惧的探索精神和积极而强悍的创新能量,其对类似足球这样的新生事物的接纳能力也很强。香港的西西就有这样的特质。“她把足球比赛当作一种世界的文化现象来研究考察。比如说:开幕式在米兰举行,米兰作为世界时装之都,与足球比赛又结下了什么因缘?又如:世界杯的海报设计,西班牙画家米罗的作品有何特色,墨西哥的又有何特色,而意大利利用古罗马斗兽场为背景,又给人造成了什么印象。——这些都不只是看赛场上的球技,而是把足球放在世界文化的总背景之下来

观察,眼界高了,观察得也就细致而深切了。”^[2]正因如此,探讨女作家中的球迷问题本身就是个值得期待的宏大话语体系。

不妨解读一下中国女作家球迷的心态。章仲锷就描述过这样的女作家类型。“作家女球迷心目中都有自己的偶像,当然是从球艺出发。例如池莉崇拜马拉多纳,程璜眉喜欢罗伯特·巴乔;小斌的外国偶像是谁我不清楚,国内的则是‘范大将军’。前一段范志毅球场上表现欠佳,球场上传媒啧有烦言,小斌颇为失望。她崇拜的大牌教练,国内当数万达队的迟尚斌。”^[1]殷恕不仅烘托出重庆女球迷的美好形象,还将中国川渝地区的独特文化带到了读者的眼前。“聪明而美丽的女人懂得,与其打扮得光艳照人到解放碑招摇过市制造‘回头率’,还不如到这万头攒动的体育场来‘潇洒走一回’。她们也会手拿小旗,脖子挂着小喇叭,在超级球迷‘小皮球’、‘小胖娃’的鼓噪下,一会儿坐一会儿站,一会儿唱一会儿喊,在‘墨西哥人浪’中推波助澜,在纸屑纷飞中狂叫撒欢,在国际歌声中为不争气的球队发出悲壮的哀叹。”^[3]殷恕对女性球迷的观者身份做出了颠覆性描述,类似的描述极大地提升了女性球迷的受关注程度,女性球迷鲜活的身体维度与陌生化的表情序列也得到了高光化的显露。中国女性球迷的超越性影响力也主要体现在这里。

人类尚未告别生物学意义的进化高峰期,这便意味着人类的青春期尚未彻底终结,青春期的人类是两性高度狂欢的时节,足球的两性化相互促动的格局因此而无法变易。女权主义中一直有一种足以促进男女极度和谐的寓意。女权主义思潮源自西方,但在中国更有实践性的参照意义。如果说西方的女权主义者以波伏娃等人为代表的话,那么,中国的女权主义先驱则以部分女作家为代表。为女权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女性作家对男性球星的考量具有先锋性。林白以花为喻体来描述男性球星就极富典型性。“为了能看到贝克汉姆活生生的美色,我希望欧洲杯在中国举行,这样顺便也能再看看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的美男子。但是一定要把阿根廷请来,那个巴蒂我也是很喜欢的,不过把他比喻成花,则荒谬绝伦。只有贝克汉姆,能经得起这样一个艳名。”^[4]在此语境下,男性的所有行为都成为一种女性观看、欣赏、把玩的对象。刘晓晖毫不掩饰这种理念。“自从巴乔渐渐远去,意大利就没有特别让我挂念的人了,可是意大利队永远都盛产偶像,这次世界杯,我喜欢上了

托蒂我老公很不以为然,他说你喜欢的人可真多。”^[5]女性把玩男性的现象或许会让眼下男权思想强烈的诸多男士感到些许的困惑、不适与尴尬,但是,那里隐藏着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既有品格,它同样扬喻出一种规律。女性一度统治过世界,女权时代并非某一个女性巨头的个体性创造。男权时代和女权时代一样,都是一种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暂时性或过渡性时期。质言之,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和更为古老的史前社会十分相似,那里都孕育着女权主义的萌芽,生来就掌握着生育主导权的女性在这样的时代无法彻底地交出权杖,在足球的领域也是如此,女性球迷在足球世界的特殊领域中的统治地位具有合理性。

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女性球迷都是一种新生的社会力量。来自四面八方的女性球迷的确还在不断地释放其在足球空间的影响力,其超足球的社会角色也由此而变得愈发多姿多彩。女性球迷不仅是观众,还是天生的演员。适龄女性在求偶期间的所有行为都带有性炫耀的先决性条件。不同的人看到女性球迷的感应度也不一样,季振邦显然看到了女球迷在追求真爱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坚韧性。“除了同性恋之外,男人迷男人总是有限度的,或者说,总是到不了某种深度的。女球迷迷男球星则不然。女性特有的母性胸怀,让她们胜也爱你、败也爱你,连缺点、痼疾也一起爱,爱你没商量!女性特有的春蚕般的缠绵情致,蜡炬似的献身精神,让她们爱得雨疏风骤,绿肥红瘦,忘了还有一个自我!女性特有的坚忍不拔抑或是执迷不悟,让她们非哭倒长城、不见万喜良决不罢休!从这一点来说,女球迷是最富有女性特点的,是女人中的女人!”^[6]这里涉及女性球迷对男性球星的追慕现象。无可置疑,人类社会中的追星现象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它几乎伴随着人类的繁衍的全过程,且已然弥漫在整个人类社会的诸多角落。追星是一种女性话语,其本质是一种生物学的选题,亦有极强的心理学内蕴。

鉴于女性荷尔蒙的集约式释放方式,适龄女性追慕男星的强烈、凶猛与狂野程度要远超男性对女星的强度。女性追慕男星之举貌似荒诞不经、狂野无度、疯癫至极、毫无价值,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中主要的原因便在于女性独特的生理构成。通常而言,女性在其一生中的生育期短暂,但是,处在青春期的女性同时也处于其一生中的最佳生育期。受到排卵期短暂的强力干预,女性青春期所积攒的追慕男性的爆发力十分强大。通常而言,男性追慕

女性的时间较长,其在短期内的追慕爆发力远不及男性,从而呈现出松散化、长期化、间歇化之特征。与此相反,女性则呈现出癫狂性、强直性和集约性特质。一旦遇到可人的异性,身处青春期的女性往往会高强度地释放出一种看似无所畏惧又无以消歇的性饥渴符号。后世一些思想学家一度将女性的这种特征看作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理短板,其实,这也正是这些思想家自身的思维短板。尊重人类者必先尊重女性,如此的思想已是文明社会的定则,而尊重女性者必先尊重女性的性选择方式。这样的逻辑不应当越过现代思想家的视域。

2 中国女性球迷对儒家道德精神的有限度反抗

足球是一种关于战争的模拟形态。足球虽非战事,却胜似战事。它事关胜负、尊严、荣誉,因此,每一个投身其中的人都会不自觉地萌生极限思维,其中不乏对于人种优化与劣化、进步与退步之类问题的思考。同样的思考热点也会降落到球迷身上。质言之,任何一位投身足球赛事语境中的女性球迷都会在本能主义的立场上阐释出属于自己的生活原理。

借种说一度在女球迷中风行。丛文辉便认为借种说可以解决中国足球问题:“中国足球上不去,急得球迷直上火,于是献计献策,热闹非凡。有一位女球迷竟献出‘借种生娃’之策,让我们忍俊不禁。她说:‘在全国挑选200名愿为中国足球牺牲的女球迷,并征得世界著名球星如马拉多内、古力特、巴斯滕、罗马里奥等的同意,让这些女球迷与世界球星们进行‘优生优育’,相信十几年后,中国定可出现十几名足球天才,再对之进行重点培养。试问还有哪个国家能抵挡住十个马拉多纳、古力特的进攻?’”^[7]这位女球迷的出位思维显然不符合事实,原因很简单,足球明星的后代也有未必一定会成为足球明星。昔日世界有三大球王,分别为贝利、马拉多纳、贝肯鲍尔,其后代都未成为足球明星,遑论巨星或新一代的球王。

女性球迷的出位性思维方式很可能出于对某位男性球星的极端仰慕。从女性学的角度解读女性球迷的追星现象有其局限性,但也可以看到女性追星的生理性与心理性的刚性动机。这里有必要观览一下在自然环境中的女性对待男性足球明星的示爱方式。通常而言,女性的羞涩感一度是女性魅力的一部分,女性对待心仪男性的爱慕时经常使用此类表情,类似的示爱方式在中国更是获得了高

度赞誉,并得到了一种具有伦理学意义的保护与倡扬。无以否认,女性的羞涩感在女性球迷的群体中呈现出逐渐淘汰、全面丧失的趋势。西方化的审美、时尚、行为标准进入中国后,迫使许多中国人也对狂野型、干练型、奔放型女性大加赞许。陈大超对此有过解读:“我也觉得中国女人的含蓄很美。但如果一个国家的女人都是清一色的含蓄,都只能清一色地表现含蓄美,而表现不出那种无拘无束、个性张扬的狂放美,那么这种含蓄也是有问题的。含蓄不能是一种受束缚的代名词;含蓄美不能是个性与自由受到束缚的产物。女人的含蓄美,无论如何不能来自精神上、文化上的束缚。但是几千年来,中国女人受到精神上、文化上的束缚是根深蒂固的。或许可以说,她们的含蓄都是被束缚成那个样子的。被驯化成那个样子的。”^[8]当然,中国女性的羞涩是否是一种美的类型,更是一件见仁见智之事。韦尧提供了更为自然化的阐释理由。“据说,有人问美国女球迷,为什么来看男人踢球,回答是:‘为了看他们健硕的大腿。’第一次听到这话,我真有点儿惊心之感,突然间有一种情绪在心里涌动。我没有她们的勇气,也没有她们的胸襟表现那样一种审美,但是足球的确曾经一度、现在也不时以它飞扬的阳刚之美让我产生感动,产生一种只愿体味不愿言说的心情。”^[9]依照这种说法,女权时代的女性反对将她们当作唯一的被看对象,女权主义者高度认可男性的被看价值,如此的举动一度让习惯于展示男性霸权的人士感到不适,但是,女性球迷的登场现象本身就象征着女权时代的错位发展。女性进入公共空间只能给女性群体带来更多的主导性能量,却无法完全消解男权世界的紧张感。

当今中国的女性球迷,几乎成为一种剥除掉伪装的部落战士,这里仍需为其部落性正名。周珣在解读世界杯期间女球迷的心理时并不否认其对男主角的邪性化行为的高度认同。“这些男主角中当然也有介乎正邪之间甚至反面的角色,但在摄像头、在全世界的眼皮底下,他们着实犯坏得磊落,无赖得赤裸。情感大剧,没有他们,也是一种欠缺。在一个真男人越来越少的世界上,这些真男人,值得四年一次,同此悲喜。本来就只有远观的机会了,还不兴看看吗?”^[10]女作家刘晓晖曾对男球星产生过类似的感情。“可是托蒂,他真的很帅啊,生活中我是多么循规蹈矩的女人,连恋爱都没多谈一次,阿苏说西岸永远都是保守的,差点没让我哭出来,我努力掩饰,还是被人看穿,我多么希望自己

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一定要在球场上博爱,喜欢所有漂亮的会踢球的男人。托蒂,毫无疑问,他就是这样的人。”^[5]对于漂亮、帅气、健美异性的渴望构成了女性球迷的欲望外围,而对明星球员身体的渴望则构建出一种更为稳定的有关适龄女性球迷的机能性心理能量。

不难看出,女球迷的出现很自然地就构建出一种非常完整的男色文化。所谓男色文化,即一种纯正的女权思维主导性的女性主体意识体系。面对如此迷人的语境,现代人应该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男色时代的所有细节。陈希我对男色的解读带有中国式现代性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男人‘色’男人,并不是‘男色’的全部。其实,‘男色’这概念一直很含混。按中国《汉语大词典》的释义:‘谓男子以美色受宠’,又说‘后指出卖色相的男人’。这都没有说明白‘宠’与‘买’的主体。也许是因为没必要说清楚,中国是男权社会,女人是没有主动权的,这主体理所当然就应该是男人。就连鲁迅,也只看到了‘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11]男色时代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于正人、君子、绅士、雅者之类人士的的印象。许多人至今都认为男性在任何空间偷窥女性沐浴、如厕之类属于不雅之事,而诸多男性对女性球迷观看男球员的竞争性表演也有类似的质疑。周熠曾对此做过解读。“有人说,女球迷看足球大赛,主要是看漂亮的男球星。我不是女球迷,隔‘性’如隔山;也无意提升女同胞的审美取向。但我总以为这是戏说。正如早些年,有人评论看芭蕾的男人是看女演员的大腿一样。我们不排除性感之悦。看漂亮男球星和看芭蕾女演员的大腿,无论从艺术审美和弗洛伊德观点说,都无可非议。但我的理解是,球迷,包括女球迷,看世界杯大赛,主要还是激赏和崇尚球星们的激情和球艺。”^[12]作家高洪波曾写过《好男儿》一文,对好男儿给予重新定义:“好男儿的定义,如果细分起来,似乎两性间亦有不同尺度。譬如本次(第15届)在美国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内行的球迷看的是拼搏、技巧、战术,以及享受种种因不可知的命运造成的绝妙结果,可是美国女球迷们则声称,只为观看美男子的表演。”^[13]不仅如此,高洪波还认真地分析了诸多球类项目中的好男儿的形貌特征。“在美国女球迷眼里,游泳运动员身材最好,可是他们把身体埋在水里,看不到;篮球运动员充满激情与活力,可惜全是巨人;橄榄球员极剽悍强悍,但他们的盔甲掩住了身材,不好欣赏;而唯有足球这门运动,能让她们尽情欣赏男子汉的身

材、肌肉、速度和一切——马特乌斯、拉伊、克林斯曼、巴乔等一批足球名将,在她们眼中不过是英俊的男子汉,这真让人感到角度新颖独特。”^[13]男色时代的女性几乎是将一种隐性的性冲动当成了娱乐品,并在一种有限性的场域内展示出对男性色相的公然欣赏。

男色时代的女人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包括中国、韩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女性都一度迷恋过花美男,它可以让人联想到古典中国的才子佳人戏剧模式,还可以让人想到韩国的花郎以及日本的化妆男。“城市里的男人女人越来越让人眼花缭乱,当杰尼斯身段的清秀小男生曾经被叫嚷着成为风潮,特别是F4,几乎开创了一个花男当道的时代时,女人们曾经似乎觉得自己强大了,可以让一个男人依偎在她的怀里,可以让他温柔如水地望着自己,可以让他一起陪着看流星雨。男人如此听话而浪漫。他们在酒吧里打情骂俏,那个男人坐在她的大腿上,适时地为她点一支烟——这消费男色的梦想,难道不潜藏在一些女人内心的深处吗?”^[14]消费男色可以给女性带来更大的自主权,但是,当脱离了男性竞斗的大环境后,女性最终也会放弃花美男式的男人。这里有必要对中国、朝鲜半岛以及日本三国的花美男式的男做出释读。中国的才子之所以可以获得佳人的追慕,恰是因为科举是一种文战,状元则是文战魁首,具有人类学意义上的野战冠军的地位,而任何形式的文战都带有终极决斗的意义。韩国的花郎本身就是武士,且有自己的武艺,名曰花郎道。日本的武士则有随身携带梳妝盒的传统,并将武士之死喻作花朵飘零现象。由此可见,中国的花美男是文士中的斗士,而朝鲜半岛与日本的花美男是爱好化妆的武士,三者殊途同归,扮演着各自民族中理想男孩的角色。

当然,中国是大国,其中不乏多元化的思想、风俗、信仰元素。新中国崇尚强悍的文化哺育了数代人的审美观,其对固有的文战英雄充满了鄙夷之态。“当男人也适应这种女人内心需求的进化而逐渐变得越来越中性,越来越没有肌肉,只有几根排骨时,女人发现,她们也越来越焦虑了。她们渴望勇猛地冲撞,渴望一场风暴式的爱情,渴望力量和呵护。这像她们远古的基因,一个女人无论如何进化,这些基因,至今依然根深蒂固。而这些,是那些清秀的温柔的小男生给予不了的。”^[14]中国的民间思维中一直有一种解构一切固有精神秩序的能量。中国坊间一直有“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说法,这种所谓的“坏”,很可能指的是一种为文明社

会遮蔽掉的野性的力量。“于是,再次回到足球场上,寻找那些最原始野性的男人所带来的雄性荷尔蒙气息。女人们不再想着只是从中性的男人身上嗅到同类的气息,她们想再次回到古希腊和雅典时代,那些力与美的男体在运动场上奔跑时,才蕴涵着人类真正最早的对于男性勇猛与阳刚的赞美。”^[14]女权时代几乎为女性解除掉了观赏、介入乃至零距离触碰男性情色表演的所有戒律,女性高度化观赏、接触、亲近乃至占有男色已然成为一种较为普泛的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在现代媒介中经常出现的主题。

女性是否仅仅为了男色而观看足球?任何回应都难免存在争议。男色有两种解读方式,首先说同性对应体。同性对应体指的是易性类身体或精神性恋现象,其中包括带有同性恋性质的同性欣赏,中国京剧中的女老生、男旦现象皆属此类。陈希我曾经分析过梅兰芳到日本引发轰动的事情:“当年梅兰芳到了日本,引起了轰动,当然日本是爱艺术的民族。明确地说,日本人有着这种审美取向。从日本回来的鲁迅先生对这点是有些明白的,所以他说:‘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谓‘男人看见‘扮女人’’,其实就是男人把对方这个男人作为女人,类似于男同志中的‘1号’对‘0号’。在日本,这种事并不鲜见,随手拈来的就是若干年前火爆的大岛渚的《御法度》。大岛渚搞了‘异色’的《感官世界》,多年后又搞了个‘男色’,再一次震惊了世界。”^[11]陈希我对梅兰芳在日本引发轰动的解读带有些许情色理念,但他从情色学的角度的释读也给人带来更大的思考维度。男色足球还有异性对应体的类型,它指的是女性对男性的情色观赏,其中包括女性球迷对男性球星的欣赏或依恋。

可以认为,现代足球开创了一种男色时代,而足球文化中的男色情愫给诸多的女性提供了超验性的性服务资源,女性也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心身解放的机会。“随着时代的开放,后来就更大胆些了,比如女人看足球,其实大多是看踢足球的男人,女‘球迷’迷的是人,而不是球。女人‘色’男人,在日本早就有之,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女》里的‘好色’,就是女‘色’男。女主角天性好色,纵横色界,凭借天生丽质及幼时良好家教培养出来的好气质,无往而不获。但随着年龄日增、容颜日衰,就不得不降格以求了。中国的文学,是男人站在自己性别的立场,写男人‘色’女人的事,其中对女人的情欲描写,多是臆测乃至恶测。井原虽然也是男人写

女人,却写得比较客观。当然这该归功于日本文学的传统。日本文学的最初写作者往往是女人,写《源氏物语》的紫氏部是女人,写《枕草子》的清少纳言也是女人,女人写女人,就比较客观。当然,当她们看男人,那目光也难说了。”^[11]留意于日本女性内在的好色性,却可以将整个人类女性的男色需求图式勾勒得极为完美。日本女性文化的超越性性学理念在亚洲乃至世界都具有很高的典范性。

不妨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解读这一现象。正如男扮女装的男旦存在伦理学的争议一样,男性球迷对女性观看女性足球也存在类似的争议空间。孟晖曾经表述过对女性球迷的错位性社会角色的不同见解。“在这个世界上,男球迷们顶看不起的,就是女球迷。照他们的说法,女球迷哪里会看球,唯一的兴趣就是‘戴着有色眼镜看美男狂奔’。本届世界杯的一大特色则是女球迷集体斜视,眼光齐刷刷射向了绿茵场旁边的‘美男’教练们。我曾经以为,意大利队推出了托尼与吉拉迪诺这么俊美的锋线双璧,一定会一如既往地倾倒中国女球迷的芳心。谁料,尽管他俩都不缺进球,女球迷竟视若无睹。相反,却爆发了中国直播世界杯以来女球迷最大规模的集体叛逃事件,事先一点没商量,一夜间,荷兰教练组和德国教练组的旗下已是‘众美兮满堂’。”^[15]女性介入某一文化领域从而引发本体质变的情境在很多领域都出现过。类似现象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也存在。《水浒传》几乎是纯男性的空间构成,但《射雕英雄传》就变成了男女对等的审美空间。老派的越剧中都是女性担当一切行当,其中包括生角,但新派越剧就出现了男性担当的生角。这种变化背后的主体力量有商业性的动机,也有媒体的隐性作用。由此可见,一切都在变化。社会与文化的进化本身就是一种变化的过程。换言之,变化是常则,不变是异端。

原先纯色的男性话语空间一时间出现了几乎同等量值的女性,着实给足球的世界带来了一种令人感到莫测之异数,足球的本质由此而变更,足球的内涵和外延也变得更加面目模糊。探索男女情感类问题的人士对此毫不掩饰。“当男人在看足球时,他们是在看力量,看激情;当女人在看足球时,她们是在看一场男色之美的视觉盛宴。齐达内的头发很性感,罗纳尔多的笑容更迷人,贝克汉姆则是集所有的性感于一身……没有错,世界杯提供了一个男色舞台。当那个射门成功的大牌球星,在激情之余狂叫着脱下自己汗湿的球衣时,女人们是否想起了那些青葱的校园岁月,在学校的足球场

上,偷偷地站在赛场外,注视着那个暗恋的足球帅哥的少女心情?”^[14]对女性世界而言,男色时代为她们开创出了诸多的情感、意志与精神福利,现代女性由此而变得更加逼近原始主义时代的生活范式。

3 足球对女球迷性抉择权的强直性诱导

男色时代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英国性学家韦罗妮克·莫捷曾经非常专业地解读过妇女解放的内在价值。“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妇女运动,一般被称作‘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这次浪潮将性存在的政治化作为中心议题,此时这一使命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已截然不同。随着战后大批妇女开始就业,传统的两性关系得到了根本改变,第二次妇女运动的浪潮则产生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中。随着妇女开始从事有薪工作和获得政府福利形式的经济帮助,妇女取得了更大程度上的经济独立。在这一背景下,在更广大范围内出现了摒弃传统的潮流,从根本上改变了婚姻、家庭和性别的固有制度。”^[16]女性对男性球星的眷恋具有生理学的合理性,也具有超越常态伦理的不合理性。在生物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人类的日常伦理一直在建构与解构的缝隙中徘徊,无法真实地落地。

貌似猖狂的女性主义风潮只能给整个世界注入一种异样的元素,而其中的性宣泄的内涵一直存在,性宣泄的价值在任何一种足球文化体中都存在。研究两性情感的人士对足球的性宣泄功能毫不掩饰。“也有女性球迷坦言,喜欢足球的原因在于通过足球可以获得感情上的宣泄。心理学家认为,越是平时受社会压制的群体,在这种集体宣泄和心理解放的空间中就越容易转变成狂热的群体。女性包括女学生和主妇平时在社会上被压抑得太久,而在足球上,她们终于可以放开喉咙,尽情宣泄自己的压抑。”^[17]球迷文化带有鲜明的地域性,而川渝等地的足球性学词典中的独特话语值得一说。“有新闻报道继在广州、北京等联赛主场先后出现‘足球宝贝’后,成都第一次拥有团体性的女球迷啦啦队。你再去球场听听美女啦啦队狂呼号:雄起!雄起!那气概真谓是响彻云天。”^[18]重庆人曾经解读过雄起二字的来龙去脉。“‘雄起’是全中国最出名的重庆言子。同样是给人鼓气,但比喊‘加油’来得更为带劲、更适合男性。有好事者追溯古书,说‘雄起’一词至少在汉代就已有,‘有人雄起,戴玉英,履赤矛。’这里‘雄起’是崛起的意思。这多少有点牵强附会。其实重庆人口中的

‘雄起’,最开始是形容男性生殖器的勃起,一如贵州话中的‘弹起’,进而演变成为鼓动男人遇事不要虚火,要勇往直前我做主的口头词汇。巴蜀文坛泰斗流沙河先生还曾为这种生殖崇拜正名:‘雄起乃大雅,对应是雌伏。’”^[19]雄起的口号来自川渝,却成为中国球迷解读足球的一种通用概念。鉴于雄起一词的超越性意蕴,很多人干脆省略掉了其原始意义,将其当做一种足球术语来对待了。“看来足球联赛时球迷喊‘雄起’确实是一个健康、阳光的词语,和‘加油’一词比起来,展现的是一种独特的雄性之美,是一种不甘示弱,不屈不挠的张扬,是一声声不畏强势的呐喊。加油的意思是还需要努力,雄起则是继续保持现有的优势!‘雄起’是对‘胜利者’的鼓励,‘加油’则是对‘不敌胜利者还需要努力’的呐喊。”^[20]韦罗妮克·莫捷认为:“性交与繁殖后代这两者的分离,导致了女性性存在在外部环境的根本改变,也给男性性存在带来了巨大的冲击。”^[16]从超性学的领域看待“雄起”一词,更可以看到足球自身的独特性,而女性世界对“雄起”一词的使用则显示出现代原始主义时代的特殊的解构性学传统图示的超然能量。

女性进入足球领域也有被动性类型,其中包括商业策划。“2001年,《南方体育》推出甲A的‘足球宝贝’,利用足球宝贝的快乐、美丽、健康和青春来对抗无趣和无聊。让美女加入到男人的足球世界,成为足球世界中又一道可以吸引眼球的风光。读者以轻松的心态阅读这样的娱乐化新闻,满足了自身的好奇心、窥探欲,报道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现代资讯社会,无论是白领还是大众读者,都以信息需求为主,以观点性、意见性稿件为辅,兼以重视娱乐功能。”^[21]职业足球导致商业化的运作模式的无限拓进,女性球迷因此而成为商家特别需要关注的对象。且以2004年欧洲杯期间的商业动向为例。“无论女球迷大幅增长是出于何种原因,欧足联和商家都早已敏锐地捕捉到这个趋势。迄今为止,这种女性球迷趋势带来的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足球运动已为迎合女性的口味而进行了一些改变,正如影片《我爱贝克尔姆》和《球员之妻》所反映的那样。而在今年,这种新的变化在市场上得到最明显的体现。”^[17]鉴于商业利益的强大推动力,现代商家的服装设计中并不排除性隐喻的元素。“为迎接2004年欧洲杯,专门为英格兰男女足球队提供队服的恩宝公司也已向各体育用品专卖店制作发放出50000套女性球服。所有的小商贩们也紧跟其后,诸如2004年欧洲杯纪念手镯、足球形状的手提

包、印有圣乔治旗图案的背心和印有‘你进球了’字样的短裤。据统计,一个女球迷每季度平均花费138英镑购买此类产品,而一个男球迷的花费很少超过100英镑。事实证明,女性比男性更舍得花钱是导致了与足球相关的女性商品的兴起繁荣。”^[17]身处21世纪的中国,执意避讳性解放主题的人士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思维窘境。游走在先锋思想领域的作家更快地看到了足球与自然进化、性别表演以及游戏气象的独特风景。马宝珠对足球的思考就带有强烈的超越体育竞技范畴的扩张性。“在动物界、自然界,有雌雄之分。雄性之物,气魄大,且强壮。从美学观点看,雄性显示的是一种壮美。我甚至想,宇宙间的同类是否存在一种天然的联系。不然,足球为什么在男人的脚下有石破天惊的作用、显示出一种特有的壮美呢?由此,我的结论是:男人让足球生出了雄风。男人让这个有限的同心圆冲破厂自己,变得无限。这就是雄风。这就是博大。这就是强壮。这就是浑厚。如此说来,足球对于男人的引力,有时远远大于女人也是不足怪的。另一方面,雄性因其气魄、强有力,而有了竞争的资本,所以,他们好较量,好比试,好争高低。他们要把所有积蓄的力量部倾泄给世界,犹如不可阻挡的火山的爆发。这大概就是小小足球破门之时带给人们的精彩和美丽。它在最短的时间单位内,呈现了最神圣、最辉煌的瞬间,就像雨后的彩虹,绚丽无比;像壮阔的波澜,汹涌澎湃。”^[22]面对超强化、激越化、性感化的足球竞技,那些诗化了的语言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给足球带来一种全新的解读方式,而女性球迷的高强度、大范围、持久化的介入足球领域,无以为足球做出了一种全新的定义,足球的性学价值在类似理念的推动下,完成了其从隐性形态超显性形态的高难度的一跃。足球从此变成了一种充满了新原始主义的现代娱乐形态。足球的本真风貌在女性球迷的刺激下完成了其真实形象的塑型事宜。

以洪水猛兽之类的感性化的词汇体系来解读女性球迷的在场性表现显然并不符合现代性的原则,人为的干预无法稀释足球中的性学能量。恰是由于女性球迷的积极参与,足球和性的关系也变得更复杂。知名情感作家曾小亮就对足球中的性以及性爱中的足球元素提出了质疑。“到底是足球激发了性欲,还是性欲创造了足球?这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或许足球和性本来就是一对连体姊妹。当一个足球运动员,在场上冲撞,倒勾,射门……这一系列动作,是否和性爱有几

分相似?当男人们在足球场上奔跑时,那种对于荷尔蒙激情的宣泄,在他们看来是否也是一次次性激情的表达?”^[14]女性球迷群体深入足球领域,只能给足球带来一种现代性的新介质。“尽管足球运动是一项传统的男性运动,但是这项运动现在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项运动已经从单纯的运动项目转变为一种男性和女性共有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女人们爱上了足球,足球因此也变得越来越性感。女性们通过鲁尼、小罗、菲戈、托蒂、内德维德这些健硕的大老爷们,表现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就好像当葡萄牙女球迷觉出小贝身上多了点脂粉气,她们立刻赢得了男人们‘品味独特’的饱誉;当卡萨诺一刹那经历了大喜大悲之后,无数的女人们已经迷恋上那张疙里疙瘩的脸……也只有在这种时刻,男人们可以允许自己的女人疯狂地爱上另一个男人。这种恋情让很多人同时感到了幸福,足球从此获得新的注解:它在瞬间让女人多情、男人博大。”^[17]恰是由于女性球迷的高度介入,足球才真正变得完整而神奇。足球在性别主义的风流大潮中沉浮不已,上下翻腾,制造出一种足以抵消任何宗教狂潮的超然的欲望之岸,它让足球的欲望之场也变得失去了既有的准绳。

女性球迷群体是男性球员高度竞斗过程中的附属性文化体,它再度揭示出雄斗雌择原理在现代城市社会中的崭新品类,人们因此而不得不对足球的现代主义内涵作出全新的阐释。正是因为足球中女性主义元素的大肆泛滥,足球才变成了一种高度符合自然戒律的超级游戏。足球演进到如今的地步,已经很难让人感悟到其原始的风味。足球宛如人类自身,有其相对的不可知性。人们不得不面对类似的窘境。簇拥足球的人匆匆前行,却忘记了自己的初衷,足球自身的精神要义也因此变得面目全非。这里不妨荡出一笔,回忆一下中国人所理解的足球。人们可以从增强体质的角度认知足球,还可以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视角探知足球,又可以从为国争光的国家至上主义路径中感知足球。但是,当足球跃进 to 性学至上的轨道后,其所一度拥有的所有的附加意义都遭到废弃。足球是所有竞技项目中的佼佼者,因此,足球必然要首当其冲,变成了一种超越一切概念符号之上的游戏,足球的身体主义终于在媒体势力以及观众驱动力的双重压迫下焕发了超然的能量。不难看出,足球是一种极端性的生物动能的派生物,足球的场域内从不缺乏自然的关爱者。即便退却到原始性地位,也可以观看到足球自身的本然性价值。

4 结 语

足球的现代性体现在多元性层面。足球在游戏性的地界再现了人类游戏的主体内容。女性以个体、阶层、性别象征体、性交媾对象的复合身份加入到了足球的序列,一度给足球带来一种茫然的元素。高度感性化的性的诱导力量的出现,迫使男性球员及其背后庞大的男性观众群体萌生出高度的恐慌感。当足球将其人类催情素的功能暴露之后,足球自身的文化维度便得以扩展。足球一度是一种简单的男性之间的竞争性游戏,而女性的高频度介入只能给足球自身的意义增添更多的甜蜜化、野性化、色诱化的元素。女性观众以情感、身体、灵魂体验足球的存在维度,只能使得足球回归到一种城市部落的演剧化时代。足球为此演化成一种对部落的婚配制度的戏仿仪式。

参考文献:

- [1] 章仲锷. 磨稿斋拾遗[M]. 上.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8.
- [2] 商友敬. 中国当代散文名家名篇赏读[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18.
- [3] 重庆晚报副刊部. 做个真女人[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229-230.
- [4] 席慕蓉,毕淑敏,丰子恺,等. 梁小琳选编. 世间最深的情,皆是久别后的重逢[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288.
- [5] 刘晓晖. 有智慧的女人[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84-85.
- [6] 季振邦. 微生活[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4:264.
- [7] 黄才鑫,何德刚. 中国,足球! 98 世界杯,能出线吗?[M]. 大连:大连出版社,1996:82.
- [8] 陈大超. 私密花园:大超说男人女人[M].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13:115.
- [9] 韦尧. 许我一颗兰慧心:中国内地白领女性心灵成长史[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2:157.
- [10] 周珣. 有见识的姑娘不会过得太坏[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183.
- [11] 陈希我. 我的后悔录[M].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251-252.
- [12] 周熠. 红尘草色[M].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306.
- [13] 高洪波. 西皮流水[M].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132-133.
- [14] 曾小亮. 欢爱有道[M].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3:304-309.
- [15] 孟晖. 金色的皮肤[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158-159.
- [16] [英] 韦罗妮克·莫捷. 性存在[M]. 刘露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57-58.
- [17] 赵春菲. 巧赚女人钱:揭秘女性消费心理[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136-137.
- [18] 李世化. 四川人性格地图[M]. 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5:134.
- [19] 章创生,范时勇,何洋. 重庆掌故[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203.
- [20] 赵杰. 北方语言论丛[M]. 第3辑. 银川:阳光出版社,2013:261.
- [21] 王晓春,窦维鹏. 大众媒介理论研究与探索[M]. 下册.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1368-1369.
- [22] 马宝珠. 心河帆影——马宝珠随笔[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158.